

胶东文学 复刊5周年

作品选登 (2021-2026)

让更多好作品从这里走出

开栏的话

《胶东文学》诞生于1982年，盛行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。2002年因市场原因停刊。2010年5月，《胶东文学》以省内刊号出版。2021年5月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，再次面向全国公开发刊。

值此复刊5周年之际推出“胶东文学作品选登”，旨在深耕胶东文化沃土，展示本土文学力量，传播烟台地域文化，搭建文学交流平台，展现文学烟台的独特魅力与时代风采。

选登以胶东文学本土特色栏目“文学烟台”“烟台故事”发

表的作品为主，前者刊发烟台籍作者佳作，复刊以来，已发表30余位作者30余篇作品；后者面向全国及海外作者，重在状写烟台历史文化或时代风貌。

首期“胶东文学作品选登”推出2026年第4期“文学烟台”发表的作品。

其一为赵冬的小小说《我叫颜红玉》。赵冬，祖籍山东烟台，吉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作品散见于《作家》《作品》《小说月刊》等，获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等。作品刻画了一个坚韧、精明又善良的女性形象，展

现了新时代诚信风貌的转变与自我价值的觉醒。人物鲜活，构思精巧。

其二为高义杰的小小说《张斌的账》。高义杰，烟台福山人，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时代文学》等。作品以幽默笔触刻画退休会计形象，在“小账”与“大账”的对比中探讨老年人的尊严。语言风趣，小人物形象生动。

文字载情，文脉传薪。诚邀广大文学爱好者共赴这场胶东文学之约，品文学烟台，读烟台故事，感受文学的力量。

我叫颜红玉

赵冬

卖鸡婆在这条小巷卖了几十年鸡，公鸡、母鸡、鸡雏、毛鸡蛋……啥都卖。她脸黑眼黑手也黑，手指头瘦得像乌鸡爪子，这是长年风吹日晒、辛勤劳作的结果。

她身上总是套着一条黑色围裙，寒来暑往从不脱掉，但衣裤和鞋子却干干净净。下雨天，在泥地里走来走去，她总是小心轻慢，以防泥点子跳到衣服上。

她叫颜红玉，挺好听的名字，却没有人叫。因为她卖鸡，又穿着老气，人们就管她叫卖鸡婆，实际上她还不到五十岁。

她说自己遭受过太多不幸，偷鸡，抢钱，骗人……从心寒心酸到心狠，她渐渐变得铁石心肠。

小混混抓鸡不给钱，被她揍得抱头鼠窜。她又腰立于摊前：“谁敢欺负老娘，这就是下场！”

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”小时候父亲常对她说这句话，她没当回事儿；当两岁小儿子险些被人贩子抱走，她便把这句话时刻挂在心上。

“在外头，我谁都不信！”她总是这样叨咕给儿子们听，“遇事要多留个心眼儿，心眼儿少了就会上当，就会吃亏。”她每天辛辛苦苦地干活儿，一分一毛地攒着小钱，从不听信那些一夜暴富的神话。

她不是不想赚大钱，家就像个大漏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到处都需要钱来堵。她想要是能再干点儿别的就好了，可惜没有分身术，只能想想。

近些年，水更清了，山更绿了，家家户户日子滋润起来。

村里风景秀美，交通便捷，吸引了很多城里人周末过来游玩。村里借着这股东风，正在推广共享家庭农场试点，发展农旅经济。村里还来了好几个大企业，建起火龙果、莲雾、蓝莓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，很多姐妹都去那儿上了班。卖鸡婆另谋出路的心思

有点儿蠢蠢欲动。

看着眼前的鸡，她恍惚了一下：鸡场还有1700多只鸡，自己如何脱得了身？每天都有人找她买鸡，摊位上分分钟没有她的身影都不行。卖鸡婆苦笑一下，再次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收废品的老费急匆匆地骑着三轮车来到摊前：“卖鸡婆，你老伴儿在路口被车撞了，送医院了，快去看看吧！”

卖鸡婆的脑袋“嗡”地一响。她定下神来，想收摊又呆住了。这一大摊子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收好的。情急之下，卖鸡婆向旁边水果摊摊主要了一张大纸壳，又借了支粗笔写下几个大字：无人售鸡摊，25元一斤。

她将收款码粘在大纸壳上，将大纸壳立在椅子背前，就着急忙慌地推出三轮车。

“卖鸡婆，去哪儿？买鸡！”一个来买鸡的人冲她的背影喊。

她头也不回：“自己动手抓吧！”

“啥事儿这么急呀？鸡都不要了？”买鸡的人嘟囔着，犹豫着。

鸡摊旁陆续聚集了一些顾客，纷纷议论着。

一辆汽车停在旁边，走下一对夫妇，“自选自购？有趣，鸡还可以这样卖！”

男人在鸡笼子里抓出看中的土鸡，然后放到计量秤上，算好价格扫码付款。

医院里的卖鸡婆手机时不时地“叮咚”作响，不时有钱进账。

临近天黑，卖鸡婆骑着三轮车回到市场，数了数鸡，又扒拉扒拉账，居然都对上了。

回到医院，她兴奋地对老伴儿说：“等你出院了，我想到咱村基地上班。”

“你去上班，谁卖鸡呀？”卖鸡婆笑着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自个有办法。”

张斌的账

高义杰

张斌六十出头，瘦长身子，顶个光脑门儿。他当了三十多年会计，上街买根葱也会摆出买黄金的架势，那场面堪称集贤镇小市一景。

每当他瞪起那对铃铛般的眼睛，卖货的便知道：考验来了。

“多少钱？你说！”张斌手指着要的东西，眼睛死死盯住对方。

卖家报个数，张斌把脑袋往前一探：“对吗？你再说一遍！”卖家重报一遍。他缓缓直起腰，一副高深模样：“我刚才是在考验你，看你诚不诚实。”然后露出胜利者的微笑，心满意足地付钱走人。

一些刚入行的常被他的唬得一愣一愣的。若是遇到老卖家，这一套便不灵光。他也不恼，照样付钱，只是嘴里还要嘟囔一句：“现在的人啊，算个账都不让人放心。”

却说这日清晨，张斌背着手溜达到老赵的菜摊前。老赵是小市的老卖家了，哪能不知张斌的套路？

“老赵，来扎韭菜！”张斌大手一挥，颇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。

“好嘞！三块五一斤，这扎二斤一两，七块三毛五，您给七块三得了。”老赵有条不紊地报着数，手里还不忘整理着旁边的芹菜。

张斌的眼睛立刻瞪得溜圆，活像两个铜铃：“多少？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七块三毛五，收您七块三。”老赵面不改色。张斌歪着头，目光如炬：“对吗？对吗？你不要蒙人。”

“我在这儿卖菜十多年了，什么时候蒙过您？”张斌忽地一拍大腿，引得旁边摊位的人都转过头来：“我这不是考验考验你嘛！算账要仔细，做人要

厚道。”

张斌不恼不气，反倒有几分得意，从兜里掏出个旧钱包，慢条斯理地数出七块三毛钱给了老赵，拎过韭菜晃悠悠地走了。

以前张斌买东西可不是这样，变化发生在一天清晨。他出门买油条，忽然发现自己算不清楚账了，三块五的豆浆加八块钱的油条，他愣是算不出来该付人家多少钱。起初以为是没睡醒，可接连几天都是这样。去医院一查，医生说这叫“计算能力障碍”，严格意义上讲也不算什么病，就是人老了岁数大了脑筋不好用了，不用治，也没法治。

当年的张会计，算盘打得噼啪响，账本做得清亮亮，厂里上上下下谁不佩服？退休前一天，他还把新来的小徒弟训得眼泪汪汪：“账目差一分，良心差千斤！”谁能想到会有这样一天？

张斌回家后摔了跟着他三十年的算盘，算珠散了一地。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硬是三天没出门。第四天出门买馒头，老伴儿劝他带个计算器，他把脖子一梗：“带那玩意儿，不等于告诉全世界我不会算账了吗？我张斌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，临了反倒被数字给抛弃了？”从此张斌开启了“考验”之路。

张斌每天跟摊贩考验来考验去的，时间一长就成了集贤小市的一道风景。有人烦气他，有人笑话他，也有人可怜他。只有张斌自己知道，每次“考验”别人时，其实也是在“考验”自己——这个账到底是是对是错啊？

这天一大早，张斌又到小市溜达，看老刘头儿的

菠菜翠绿细嫩招人喜爱，赶忙走过去。“老刘啊，今天菠菜咋卖啊？”

老刘头儿像个霜打的茄子，无精打采地蹲在那里，闻言抬起头瞅了张斌一眼，忽然站起来：“老张，我听说你是三十年的老会计，能不能帮我扒拉扒拉账啊？”

张斌一愣：“什么账？”

“俺老伴儿的医疗费。俺们扒拉不清楚，老是感觉不对，可弄不清楚哪儿不对。”老刘头儿菜也顾不得卖了，拖着张斌就往家走。

到了老刘头儿家，他拿出来一摞单子。

说来也怪，这些单子上的数字，张斌打眼一瞅，就“活”了起来。不到一根烟的工夫，张斌就理顺清楚了：里面有多处重复计费，多收了近三千元。

老刘两口子喜出望外：“张会计，你真神了。我们从头到尾算了好几遍，就是算不明白。”张斌自己也愣了。

那晚，张斌喝了两盅酒，回家对老伴儿说：“你说怪不怪？那些医药费的数字，我看一眼就知道哪里不对。”

老伴儿给他夹了一筷子菜，笑道：“你这人啊，还真有点儿怪，复杂的账目你思路清晰，简单的算术反倒成了障碍。”

第二天，张斌又出现在集贤小市上，没买东西，而是设了个免费咨询点，专帮人看账本、查糊涂账。渐渐地，“张会计看账——一目了然”的名声在小镇上传开了，找他看账的人越来越多。

自从设了这个咨询点，张斌买东西再也不“考验”了，要多少就给多少，爽快得很。